

竞逐双循环新赛道 打造双循环战略节点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时代,作为一座建立在市场上的城市,义乌召开第十五次党代会并指出,坚定不移把打造双循环战略节点作为高质量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战略方向。在新发展格局下,立足“大循环”,畅通“双循环”,推进市场升级、物流升级、制造升级。建设高质量对内经济循环、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能级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效率流通体系,打造面向国内大循环的产业架构、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平台。

以数字贸易引领双循环战略节点建设

1. 加快打造小商品自由贸易应用。整合企业端的 Chinagoods 平台和政府端的市场采购联网平台,通过数字交易、数字履约、数字监管、数字金融四大场景形成交易单、组货单、报关单、结汇单“四单”,通过“四单对碰”实现贸易显化。通过小商品自由贸易重大应用,聚合市场服务平台和政府监管平台资源优势,推动小商品贸易全链条数字化集成迭代,加快实现贸易方式升级、贸易规则创新、贸易制度重塑,实现更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下一步,要与“自贸试验区数据集成平台”打通,形成自贸试验区市场主体信息的统一集成与管理,为大数据共享、领导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做到能看数据、用数据、分析数据,职能部门能依托自贸地图的功能,更好实施管理和服

务,推动小商品贸易“管得住、通得快、可溯源、服务好”。

2. 加快建设服务双循环、覆盖国内外的数字市场。一要推进传统专业市场数字化转型。依托义乌市场链接商人、商品、制造商、服务商等海量数据的天然优势,推动数据核心生产要素转化为市场创新驱动动力,催生经济新形态,成为引领市场迭代发展的“数据大脑”。二要加速建设“海外

仓—eWTP 枢纽站—两国双园”等海外数字枢纽项目。更大力度以市场化合作方式在全球布局海外仓,建设统一的海外仓信息平台,推动境内外贸易基础设施“云”上互联。结合 Chinagoods 数字贸易平台、“环球义达”物流专线、跨境合作“两国双园”等,更好实现“港到港”“门到门”服务。三是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引进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培育孵化一批从事软件开发、直播电商、智能制造等行业的中小微主体,推动数字经济不断扩面提质。

以双循环节点城市建设推动义乌城市转型

1. 把双循环节点城市建设作为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关键一步。一要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叠加效应,迭代放大市场优势,建设万亿小商品贸易枢纽;二要以“一港一通道一班列”为牵引,塑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开放窗口新场景。迭代升级“义新欧”中欧班列、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等标志性平台,完善立体化多层次集疏运体系,建设服务中小微企业融入双循环和“一带一路”的开放窗口。

2. 把小商品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义乌双循环节点城市建设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兴则义乌兴,保持市场繁荣是义乌的永恒主题。从 1982 年起步,义乌小商品市场历经 5 代变迁 11 次扩建,也经历了从内贸市场到国际化市场再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一步都契合了当

时的宏观背景,走在了全国前列。面对新发展格局,一要进一步推进全国商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四链协同”发展;加快谋划建设国际商贸城六区市场,打造全球数字自贸中心。二要做大中国进口商品城。打造全链路、全业态、全品类、全功能的进口商品全球集散中心;加快推进电商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小商品数字供应链中心。深化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抢先发展跨境直播电商,持续做大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让广大中小企业在双循环战略节点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1. 把中小企业作为义乌双循环节点城市建设的主体。义乌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71 万户,占全省 1/12,关联 200 万家中小微企业,带动就业约 2000 万人,因此内循环带来的消费结构的重塑以及内外循环的协同发展将对义乌中小企业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一要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对内需拉动的先导性作用。就业带来收入,收入支撑消费。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内需来说起着源头性的作用。二是要鼓励中小企业自我结构调整。义乌中小企业经过数十年服务小商品模式的发展,大部分为出口型企业。双循环将倒逼义乌中小企业结构升级,产生从出口型企业占主体向进出口并重,转口贸易协同发展的结构转变。三要激励义乌中小企业的产品创新。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以往以价取胜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无形的数字经济国际市场带来有形压力。如何结合国内外市场需求,利用有形、无形市场的特点,进行产品创新转型对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充分了解大环境的变化,研究双循环战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义乌中小企业的韧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小企业要充分认识双循环节点城市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协同发展将为义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鼓励消费的政策,同时受疫情影响,部分消费者的外国产品消费需求无法满足,因此需求从国外转移到了国内,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消费模式正被重构。零售端从传统线下门店转到线上线下相结合。中小企业发展数字经济可大大降低贸易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价格优势。但是,双循环也会给中小企业带来挑战。出口型中小企业会面临断链风险。就当前国际形势来看,逆全球化形势加重及疫情影响下,国际贸易根据产品类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未来五年,全市上下要坚定保持政治定力、增强发展动力、激发改革活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为贸易强国建设、全国中小微企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义乌市委党校 钱泓澎



数字化改革的三维坐标与义乌行思

我市第十五次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总体要求,即“一个总目标、三大新赛道、八大新场景”。其中,“数字化改革新赛道”在三大新赛道中居于首位,并且在三个新场景中都有明确体现,“数字”一词在报告正文中出现了 40 次,是最重要的关键词,非常鲜明地展示了我市“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报告强调“率先形成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构筑具有义乌辨识度的数字变革高地”,为我市数字化改革之路指明了方向。

“数字化”是个合成概念,其中,“数字”表达的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万物万物互联来优化整体的共生共荣;“化”表示变迁和转化的意思。“数字化”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以“数字”来“化”各个领域对象及其架构。数字化改革是时代命题,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必答题,在数字化浪潮下,没有个体能够回避,所以,数字化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涵盖了市场、社会、政府三大部门,涉及每个个体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化。我市提出率先形成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可谓牵住了“牛鼻子”,厘清了数字化改革的总体脉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方式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生产方式、治理方式的变革更是为了生活方式服务的,数字化改革搭建的是链接更加美好生活的“数字桥梁”,而不是“数字枷锁”。因此,数字化改革需要系统把握价值理

性、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这三维坐标的内在平衡。

尊重价值理性,审慎对待“数字化”人

数字化改革的前提是找准“跑道”。无疑,“人”是数字化改革中的主体,“数字化”只是为“人”服务的手段,“人”的权益是“数字化”的终极价值目标,不能本末倒置。所以,数字化改革需要谨防两个误区,一是搞“大水漫灌式”数字化,各部门纷纷扯旗唱戏,大动干戈;另一个是“疲于应付式”数字化,眼睛唯上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从我们改革的价值导向来看,数字化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要看能否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切实提高“人民获得感”。“人民”是个群体概念,过去往往作为笼统的群体而模糊地对待,而数字化所要求的精确性彻底打破了这层模糊性,直接将人民具体化了。因此,数字化改革一定要聚焦到微观单元,服务于具体个体,不仅要问需于民,而且要让人民参与全程,改革的整个过程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话语权,打破施者与受众的不对称,让“数字化”成为让人信赖和愿意亲近的事项。此外,数字化改革需要认真对待数字空间人的主体性问题。数字化改革带来的是社会性的数字适应,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数字化生活方式。置身于数字世界,每个主体特别是大众群体虽然可以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捷生活,但同时不得不面临被过度照顾的状态,虚拟空间正蚕食并取代物理空间,社会主体被“坐标化”,人们的存在感虚拟化了。是故,“数字化”与“社会化”之间要实现占补平衡,虚拟空间的进取需要相应的物理空间置换,防止人们出现“社会性紊乱”。

依托技术理性,有序推进“数字化”事

技术理性即工具理性,当前数字化改革更多是从工具理性视角上去谈的,特别是实务部门工作者倡导用“工科思维”来理解数字化改革。具体而言,“数字”化“事”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人”与“事”的优化组合。数字化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发展迈向万物互联,传统经验式治理愈发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数字化改革应该抓住“数据”这个核心动力,决策、执行、反馈等全链路各环节都需要以数据为依托,打破行政命令式权威驱动,养成量化分析、精细化治理、流程化运作、螺旋式提升的公共行为模式。二是“事”与“事”的合理配置。数字化改革不是简单机械地办事,而是要打通任务执行链、业务协同链、共享数据链,建立多跨场景融为一体的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业务模块都有科学的操作规程,随着具体任务的不同,各模块可以动态组合。三是“人”与“人”的协同合作。数字化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压缩了时空、融合了边界、分散了责任,不论是体制内外还是部门之间,都需要打破固有的职能边界框束,创新思维方式,在交互网状结构中发挥“节点功能”而不是扮演简单的“螺丝钉”。

重塑制度理性,科学实现“数字化”制

省委书记袁家军强调:“认识到数字化改革是一场重塑性的制度革命,是从技术理性走向制度理性的跨越,本质是改革,根本要求是制度重塑。”制度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所设立的相对确定的规则

体系,是“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糅合的结晶,“制度理性”是对制度规则所应该具有的功能的人格化表达。数字化改革需要“跳出老地图,找到新大陆”,建构与之相配的制度环境。科学实现“数字”化“制”同样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完善人事激励机制,优化考核方法,增强各部门对数字化改革的认同感,变自上而下的压力式驱动为内源式驱动,让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人能够干成事。二是完善“多跨协同”的制度建构,即建立运行顺畅的“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的体系机制。数字化改革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科层制,职能边界渐行淡化,多跨合作共同体日趋壮大。传统科层制架构主要是以部门利益为中心,部门之间难以协调沟通,回应反馈不足,缺乏整体性。数字化需要打破部门壁垒,促进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现实中依然存在部门甩锅现象,将数字化改革推给牵头单位,自己当甩手掌柜,这类现象需要足够重视。

过去的一年,义乌市数字化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义乌元素不断亮相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上,多项办事和服务端口上线“浙政钉”和“浙里办”,特别是义乌“村务清廉钉办”作为全省数字化改革五个重大应用成果之一向全省发布,硕果累累,令人回味。当下,义乌正全力推进一批突显义乌辨识度和引领性的重点应用场景建设。义乌第十五次党代会更是对未来五年的数字化改革作了全景式勾勒,大棋已布,只待落子,愿随鲲鹏,不负“改革之城”盛名!

义乌市委党校 汪远旺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城市治理资源的挖掘、放大和利用,也重构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观念关系和治理空间关系。在全省大力开展数字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立足于自身工作实际,探讨当前“未来社区”这一热门话题,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

“城,所以盛民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高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是美好城市的向往和追求。而社区就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构建一个治理有效且群众有感的“美好社区”,就是未来社区建设的总要求,也是我们每个居民的向往。浙江作为“三地一窗口”,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和加强未来社区建设的目标,同样体现着浙江始终走在前列的自我要求。

一、浙江的探索与经验

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历来高度重视城乡社区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1949 年 10 月 23 日,随着杭州的解放,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在浙江杭州诞生。70 多年来,浙江省社区建设从无到有,从新中国第一个的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开端,到 2020 年底,全省共有社区居民委员会 4640 个,村民委员会 19806 个。同时,城乡社区从简单的管理和服务,到如今的发挥重要平台作用,浙江的社区建设和治理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迈入新时代,浙江省承担着“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重任,更是将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为此,省委省政府连续出台了相关政策,不断夯实城乡社区治理基础,从 2018 年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推动城乡社区治理向纵深发展,到 2019 年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全面部署建设浙江特色的基层治理体系。2021 年省委省政府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实现未来社区、乡村新社区全域推进。总体来看,浙江立足“三个地”的优势,在社区治理创新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探索实践。

一是构建了以党建为统领的基层治理体系,形成了“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在城市依托制度创新,推动形成区街统领、行业引领、区域融合、上下联动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格局。在农村全面推行基层党组织底线管理,滚动推进示范村、提升村、基础村和示范乡镇、提升乡镇的逐级提档,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同时,在强化“三社联动”政策创新的基础上,率先探索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

二是打造“社区微脑”智治平台,推动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为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浙江省率全国之先提出“社区微脑”建设,着手打造“社区微脑”智治平台,探索以“全要素精密智控、全周期精准服务、全流程闭环管理、全维度治理场景、全内容数字生态、全业务融合平台”等“六全”为核心的社区治理场景,并选择全国街道服务管理创新试验区——拱墅区进行试点。

三是持续强化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试验区制度建设,有效推进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2016 年,浙江省参照民政部做法,积极推动省级“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试验区”建设,至今已有 3 批,共计 58 个试验区围绕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采用“小、精、准”局部突破方式设计实验主题。浙江省级试验区创建强化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与实验的可复制性,在问题导向与局部突破相结合、地方自主与专家介入相衔接、框架目标与调适改进相匹配等三个维度实现了有效突破。

二、“未来社区”建设的“理”与“路”

2019 年,浙江省两会明确将“未来社区”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省政府正式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为浙江未来社区建设提出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首批试点社区为 24 个。未来社区建设以“139”为集成框架体系,即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中心,在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坐标的基础上,以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内涵特征,突出高品质生活主轴,构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重点的集成系统,以此打造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引领生活方式变革。

从党和国家对于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的重要战略任务及部署来看,未来社区在实践路径上主要就集中于“一个中心、三个方向”上。“一中心”是指以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多方参与治理体系为中心,“三个方向”具体指深化“平安社区”建设方向,让社区切实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坚强壁垒;着力“美好社区”建设方向,让社区成为居民实现美好生活生活的幸福家园;聚焦“智慧社区”方向,让科技智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支撑。

三、义乌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成效、挑战

继续打造“未来社区”建设被写进刚

数字孪生助推基层治理新蝶变

——未来社区的『探』与『思』

结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义乌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并且明确提出要聚焦高品质需求,打造 15 个以上“未来社区”。当前,义乌市从自身优势出发,遵从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的“139”顶层设计,正在努力打造原创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未来社区样板。下车门社区、宾王社区、鸡鸣山社区为我市未来社区的试点单位。从首批试点到现在,未来社区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三化九场景”的数字生活新空间初步形成。稠城街道宾王社区正积极打造“去房产化、资金平衡、产城融合、数字引领”的未来社区,以邻里复苏计划、样板先行计划、场景实施计划三阶段全面实施未来社区规划而作为 2021 年浙江省未来社区创建单位,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率先在“云端”布局,持续探索社区治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运用信息感知、数据分析、智慧物联手段打造“未来社区”。自 2021 年 6 月中旬上线以来,自主开发并上线幸福学堂、疫苗预约、创业就业、社区妇幼、社区留言板、道德银行等 55 个应用,日点击量高达 10 万。目前社区智慧服务台已上线 87 个应用子场景覆盖九大场景,从市级公共数据平台(城市大脑)交换数据累计 117.1 万条,问需于民“一张图”应用感知有效需求 1311 条。精准回应居民需求,快速响应居民诉求,提升广大中外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然而,义乌市现有社区很多是拆迁安置小区、旧改小区,在软硬件配备、街区历史发展、管理机制建设、社区文化营造等方面较为滞后,治理水平落后于一二线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再加上未来社区更加强调运用数字技术加强社区治理,这其中又存在技术嵌入与社区融合之间的张力问题。不管从主观方面来评价,还是从未来社区建设的客观条件出发,依托现有城市社区发展的基础,未来社区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一是“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由于社区智慧治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多头开发、信息低水平重复采集”和“网络硬件的异质、异构、不兼容”等问题时常发生,而且与基层治理相关的民政、医疗、卫生、教育等资源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条块,彼此之间难以有效联动,导致数据难以在基层实现整合,致使大量不同部门的基础数据需要社区工作者重复录入,增加了基层工作量。

二是社区服务供给还比较薄弱。目前,未来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多元主体如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的服务供给还比较有限,使得真正的多样化社区服务功能还没有很好地体现,提供的智慧设施、智慧服务应用模式都很单一,缺乏差异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依然占主导地位,多元化的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并没有真正形成。

三是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还不完善。未来社区运营包括了庞大而又复杂的软硬件系统,其生产、开发及日常运营服务所需资金较多,仅靠政府单方面的投入难以形成可持续运营模式。然目前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物业企业和服务企业参与积极性和参与程度仍相对较低,容易导致对个体差异的考虑欠缺和对个性化公共服务需求的了解不全面,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效率不高,制约智慧产品的提升、服务质量的改进和智慧社区的进一步发展的。

义乌市委党校 郑加莉